

陸稼亭集



832418

序

東爲人文淵藪宋元而降代有聞人前明嘉隆之際東南  
壇坫海內之士首屈指東至西銘張氏之復社而極矣而  
當時陸陳江盛四先生講道於荒江寂寞之濱閉戶潛脩一  
洗靡麗聲華之習而正學復明於世其流風餘韻予嘗慨焉  
慕之戊辰之秋來攝州篆幸至四先生之鄉往往問諸父老  
訪其遺蹟爲之低徊不能去昔陳先生有安道書院毀於兵  
燹予因改建於南園購置經史及小學近思錄等書遴諸生  
肄業其中城東有陸先生桴亭遺趾擬築之以還舊觀會去  
任不果葉徵君涵谿向有陸陳二先生文鈔至是出以眎予  
予反復其文雖二先生之道學經濟未易窺其底蘊然見之  
於講貫形之於紀敘其於世道之隆汙人心學術之邪正析  
序

之極其精而辨之極其詳蓋其憂世之心至深而發而爲言  
亦無非載道之文也其論爲學功夫次序尤足以興起後學  
是不可以不顯於世爰捐廉俸付之棗梨以廣其傳二先生  
著述甚富零編斷簡皆可寶貴當次第刊而布之然則是編  
之刻猶其嚆矢焉爾

同治九年孟秋之月合肥後學蒯德模題於太倉州之廨舍

舊序

世之慨然自命爲讀古聖賢書者不過拾其緒餘掇其文采以供談說而叩之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概茫乎未有得也夫言心之聲也心非聖賢之心言又安能爲聖賢之言哉故其爲說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其甚者支離龐襍背道離經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挾此說以簧鼓天下其不胥而爲異學也者幾希太倉陸子桴亭思辨錄一集有功世道不淺今余旣刊而行之茲復哀集古文若干首朝夕繙閱因嘆陸子之用心至深且切也蓋自考亭夫子旣歿數傳以後得薛胡諸君子一時學術大明其說尙躬行而鄙放曠學者畏之遂羣趨頓悟以冀速成一唱百和陽竊講學之名大亂吾道之眞至啟禎末而陵夷衰微極矣陸子慨焉憂舊序

之以吾道爲己任抗顏設教力矯時趨黜華崇實一惟考亭之規矩是遵故其見之筆墨閒者援經據典抉摘同異貫穿錯互舌如懸河不知者以爲好辯而其實明天道正人心有不如是辯而不得者他若一善可稱一行可錄風化所係必爲曲盡情狀著其里居詳其姓氏以垂範將來曰非此則善者無以勸而惡者無以懲也乃至會講必有序約課必有紀凡我同人趨向端而踐履正者不惜鼓舞激勸以偕遊乎大道而苟或不然亦必明目張膽攻其蔽而發其愚使之自悟以故卷帙至繁而蓄積至富嗚呼陸子之功於是爲大矣非所謂以聖賢之心發爲聖賢之言者歟願使其得大有爲於時坐臯比設絳帳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所成就必自有異而惜乎可見者止此亦陸子之不幸也然言傳卽道傳天

下後世因其文而想見其人接踵曩哲沾被後賢又陸子之不幸而幸也至若其文之光怪陸離控縱如意飲吸百川吞吐萬象可以抗衡八家而自成一子則又能文者之所共賞而無俟余爲之贅也是爲序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舊序

二

傳直隸太倉州志

陳確卷所為行狀

陸世儀字道威天姿英邁弱冠志聖賢之學謂孔子之後有  
真儒周公以下無善治其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而推極於體  
國經野凡天官地理禮樂河渠以至用兵行陣之法口區手  
畫燦若列眉窮居授徒隱然負開濟之重鼎革後絕意科舉  
體驗益精著述益富順治間督學張能鱗聘輯儒宗理要後  
常講學於錫山東林書院說易於毘陵大儒祠設教於雲陽  
黃塘聞風親炙者皆感動奮發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尊道  
先生亦曰文潛先生祀鄉賢

生萬曆三十九年卒庚子卒康熙七年卒庚

陳瑚字言夏朝典子少承家學通五經凡天官河渠兵農禮  
樂以及壬奇諸書無不貫串與陸世儀江士詔盛敬相劇切  
世所稱四先生者也崇禎十五年領鄉薦明年江南大饑上  
傳

當事救荒四政支吾三策掄腕時政著私議十條又著續議  
五條皆切要或勸上之曰此非借箸時也鼎革後奉父避地  
崑山之蔚村躬耕以養村田沮如瑚導鄉人築岸禦水歲獲  
豐穰又與陳說孝弟之義及爲善三約遠近向風遊其門者  
多俊偉之士冬月常衣單袂客有重裘者欲解以贈竟席不  
敢言退而語人曰吾乃知當世有陳無己也 國朝詔舉隱  
逸知州白登明將以其名上督撫瑚力辭乃己卒年六十三  
門人私謚曰安道先生巡撫湯斌卽其故居爲立安道書院  
又入祀鄉賢祠

生萬曆四十二年卒康熙十四年己卯

桴亭先生文鈔目錄

卷之一 講義 議

乾卦講義 附講易餘義

學而時習章講義

太極圖說講義

西銘講義

高顧兩公語錄大旨

學校議

救荒平糶議

洵河議

蘇州錢糧三大困四大弊私言

卷之二 書

桴亭先生文鈔 目錄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與陳言夏論易書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答陳言夏齋戒約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答王登善漕河問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答王石隱論一貫

答王聖乘論學書

答顧殷仲體用問

答盛聖傳費隱問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卷之三 書

答如皋吳白耳書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與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水修潘美含書

桴亭先生文鈔目錄

答宋旣庭右之疇三書

寄如臯吳白耳書

答鹿城歸元恭書

答葑溪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與陳確庵論講會書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書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兄札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與舜光甥論格致編書

答楊亮問論居敬窮理書

答晉陵湯公綸論學書

答穎上盧儋石廣文書

答睢甯馬功蜚論處境遇書

答江上徐爾瀚書

答陳介夫書

答江上沙介臣請執贄書

答晉陵馬伯河書

卷之四 序 贈序 壽序

太原王氏小宗祠議序

孔蓼園宗廟禮則序

重修曲阿皇塘荆氏族譜序

龍城郝氏宗譜序

性理存要序

桴亭先生文鈔 目錄

時政議要序

乙未學規序

蘇學景賢錄序

水村讀書社約序

講學紀事序

是正錄序

漫園文稿序

三知編序

潛確書目序

新劉河志序

西北治田序

讀史筆記自序



贈蛟水吳公去思序

贈湯公綸聘主鎮山書院序

贈如皋吳白耳序

贈邢杏江長者序

贈崑山歸元恭序

陸新川先生七十壽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卷之五 記 書後

青浦魏令君德化記

婁東形勝古蹟圖記

太倉州侯大城劉公申請鄉約碑文

丹陽二孝子記

桴亭先生文鈔 目錄

陳母王孺人守節記略

書黃孝子尋親記程後

書淮雲問答後

書吳白耳贈言卷

卷之六 說 銘 傳 雜文

陳氏二子剛方字說

危齋銘

石敬巖傳

毘陵蔡仲全先生小傳

海烈婦傳

漕兌揭

除蝗論

勸施米湯約

卷首乾卦講義與確庵文稿蔚村講義同按行狀云  
己丑元夕予以崑山諸君合甫之意請君入村講易  
則爲桴亭先生作無疑當時誤入確庵文稿今改正  
又一貫講義卽桴亭先生答王石隱論一貫書故去  
彼存此裕仁識

桴亭先生文鈔目錄

五

目錄終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合肥蒯德模校聚

同里後學葉裕仁編次

乾卦講義

今日蔚村講會倡之者確菴先生同心同德任勞任費更有鼎甫惠甫莊甫合甫幼玉庸甫諸先生又值上元勝日鼎新尉遲神祠合一村鄰里皆與斯會大家讀書行善孝弟力田當斯時而有斯會亦可謂絕盛之舉矣承確菴諸先生命商量易乾卦竊思易是天人合一之書古往今來天覆地載只是這箇易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這箇易百姓戴高履厚日用不知亦只是這箇易何謂乾舉頭看只天便是低頭看只心便是人人頭上有乾人人心中有乾只不思量便掉卻頭上乾心上乾卻去看易書中乾字何謂元亨利貞且如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今日正月十五日俗謂之上元此正是用易書中元字元字訓大亦訓善一年之計在春何等萬物生機皆從此見何等善由此而往夏便是亨秋便是利冬便是貞元亨利貞開闔不窮則春夏秋冬循環不息不特天道為然人心亦有益元亨利貞文言所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雖四德然所重尤在仁字故文言以善之長貼元字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蓋萬物根本於天地之元而萬事根本於人心之元天地能以一元生萬物故雲行雨施推而極之至於保合太和人心能以一元行萬事則火然泉達擴而充之可以保合四海今日是上元吉日在會諸公又各各修身砥行奉行日記精者究極於身心性命粗者用心於務本力農豈不是以吾心之元合天地之元當下便是天人合一境界然以

儀論之今日之事不難於一元字尤難於亨利貞三字亨者  
繼續光明之謂也利貞者止善成性之謂也人不繼續光明  
則雖有善心無由充長人不止善成性則雖有善心無有歸  
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此便是元亨利貞  
的引證至若中間要緊處則尤在變化兩字經曰乾道變化  
何以謂之變化試看天地間一草一木初時萌芽後來長大  
忽而開花忽而結子刻刻變刻刻化若花開而不落則成乾  
花子結而不熟則成腐子惟人亦然自幼而少而長而  
老乘天地之氣亦刻刻變刻刻化只是此心中道理不能答  
天今日是如此明日亦是如此准准爲氣質拘定不能展動  
分毫甚至有反成汨沒者此無他不知爲善之方不識學問  
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只今所行日記善過者是知日記善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二

過是學問則日日記日日進日日變日日化乾坤六爻正好  
體認假如今日時勢正當退隱便是潛龍一爻既是潛龍一  
爻便當思何以爲勿用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等  
句俱要一一體認過必無愧於潛無愧於龍無愧於勿用然  
後可以謂之學易然後可以完日記善過之分量不特潛龍  
一爻也卽如今日羣聚講學一村翁然便是見龍一爻各人  
心上兢兢業業便是惕龍一爻已學問者更思進學未學問  
者翻然思進便是躍龍一爻充此心力覺世輔民便是飛龍  
一爻若雖行日記不思進德賢者自是而生驕慢不賢者自  
棄而生忌嫉便是亢龍一爻潛見惕躍飛五爻之心便是善  
便是天理便要充亢一爻之心便是過便是人欲便要遏能  
充此善能遏此惡能存此天理能去此人欲則謂之乾謂之

元亨利貞謂之天人合一而無負於今日之講易不能充此善不能遏此惡不能存此天理不能去此人欲則不謂之乾不謂之元亨利貞不謂之天人合一而今日之講易徒成一番空話兩者具存諸君其敬擇之

附講易餘義

知至知終

文言九三知至至之四句朱注頂上進德修業或以幾屬知存義屬行夫知至知終皆知也至之終之皆行也分屬知行之說固謬矣即進德修業之事已盡於上文忠信修辭中何必又申此二句且亦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所以從來註說疏義至此四句便依樣葫蘆混混放過至今積爲疑義愚謂文言之言句句貼切爻辭則讀文言者當各就本爻細細體認

樺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初九九二二爻概可見矣九三二爻其辭曰乾乾曰惕曰厲大概俱有憂危之辭警戒之言蓋九三性既重剛所處之位又在下卦之上居高履危自當比諸爻分外兢業故忠信脩辭所以善其體也立身之誠也知至知終所以善其用也應事之明也知至知終只是一事之來見其始又能見其終至之終之則見到即做到毫無失着大抵事機之來若平常人處平常地位即事前事後看不到做不到不透總無甚大利大害惟以聰明人處切要高危之地一着不到滿盤皆空故於事機之來最初一着即要看到看到即要做到此君子審幾之學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然最初一着雖看到做到矣而未後一着或精神照管不到力量收束不來能發之不能收之雖善審幾亦無益則又貴於徹首徹尾看到做到此君子

立義之學故又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人能於立身則忠信脩辭如此其誠於應事則知至知終如此其明自然處上位可處下位可故結之以不驕不憂二句如此看不惟極切本文而文義亦極明暢

上下無常

上下無常數語直寫出湯武心事蓋上下無常進退無恆而有爲邪離羣之心則爲莽矣操矣罪不可追矣烏得无咎哉惟其心在於及時進德脩業故无咎也語婉而至則知聖人處躍之時亦是不不得已而躍湯曰子有慙德孔子贊武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危哉危哉

凡聖賢至道明德立之時俱欲及時有爲孔子之欲應公山佛胥孟子之歷遊齊梁文中子程伊川之上書闕下皆是也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四

其跡近於躍則在旁之人必有疑其爲邪離羣者而不知聖賢之心固欲及時進德脩業也無孔孟王程之心而沾沾然託於進德脩業固爲無恥之小人有孔孟王程之實而必拘拘焉避爲邪離羣之跡亦非自信之君子明道先生曰凡人避嫌者中不足也故孔子釋此爻又曰進无咎也說出一進字亦是壯聖賢之膽若曰旣信得過則只便如此做去聖賢行事青天白日天下人自能見之若終身畏首畏尾如何得長進

亢龍

天下道理惟經權二字守經之學賢人皆能之至於行權非聖人不能龍而至於亢時之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之聖人能權之而不失其正若執定死筭道理

未有不至於悔者卽所謂貞凶也與所謂浚恆凶也使堯不禪舜舜不禪禹道理何常不正只四凶不去地不平天不成便有無限大悔

先天弗違

先天弗違二句注訓意之所爲默與道契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以道理二字釋天字似未豁然且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卽以善人能之何名爲大人乎看上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與下文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句則天明是指氣數之天先天弗違猶言挽回氣運也堯舜之時地不平天不成而堯舜禹能使之平成孔孟之時人心不正亂臣賊子不懼而孔孟能使之懼使之懼這便是先天弗違然堯舜之時天意在賢則不傳子而傳賢禹湯之時天意在子則不傳賢而傳子孔子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五

學而時習章講義

吾輩學爲聖賢不過欲成就自己一個人品怎麼叫做人品只此章書中君子兩字便是這君子兩字不是小可的先儒說君子成德之稱若淺淺說不過有才有德體用兼優便可謂之君子若論其極畢竟要才全德備成已成物參贊化育能與天地竝立爲三然後可謂君子這君子的字如何便可以承當得不是天生下來現現成成便可以爲君子的若必

要天生現成則自天地開闢以來不過堯舜孔子二人而已自此以下便絕君子之望了然仔細看來就是堯舜孔子生知聖人也不是天生下來現成便可以爲君子何處見得只此章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一個學字若論起生知聖人來似不消更說學了然孔子嘗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又曰好古敏求則知生知聖人也只是個學字學是學個甚麼不過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其要處只在時習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三十四五十六十七十時時上達實時時下學只此便是時習的榜樣其間立與不惑及知天命耳順從心這便是效驗處便是說處聖人如此賢人如此生知學知無有二義既認得這一個學字則自此以往便無非學問了方纔說大學之道在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六

明明德在新民時習而學便是明德了自此全要公此理於天下之人公之於人卽是中庸成物不成物終不能成已然成物亦不是自己把道理去送與天下之人求天下之人來學我這道理的自己只是一個時習而說漸漸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凡有賢者自然來就我切磋聽我講論陸子靜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也此時境界我固說朋友亦說人已交說豈不是個樂廢學問到此地位若在上古世界自然大德受命在中古世界自然言揚行舉卽在末世亦自然鄉里交稱公卿延譽斷然沒有個人不知的况朋自遠來亦不可謂全然不知矣然孔子又畢竟說個人不知而不愠爲甚麼緣故只爲聖賢念頭其生平學問不止是要成自己一個虛名須是要得位行道參天地贊化育纔成得一個己纔成得



一個學字分量所謂人知者合天下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而言也得位行道則如龍之在天雲行雨施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個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嘆人不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愠了然孔孟之嘆與不豫是憂不是愠愠與憂不同憂者爲天下而憂愠者爲一身而愠也愠字公愠字私憂爲義愠爲利此處打併不乾淨到底只是個有所爲而爲學問都無是處并從前所謂時習朋來都是假工夫所謂說興樂都是假意氣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如何喚得君子所以聖人必要推勘到學道之人至隱至微處朱子注愠字曰含怒意說一含字則知胸中畧有走作畧有芥蒂皆含也則皆愠也含愠則非君子也吾黨既知此意則知學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七

爲聖賢不過一時習朋來也不要管人不知也不要管工夫只是循循勉勉到得位天地育萬物也不過本分內事未嘗少加卽邈世不見知亦是本分內事未嘗少損有何可喜有何可愠故學問到處處能人不知而不愠者卽其能參天地贊化育而不矜者也至此方成得一君子方是一個人品其要處只在一學字吾輩豈可一日不講學

太極圖說講義

周子太極圖說向原在通書中通書原名易通是周子讀易有得筆而成書不必拘拘於易而亦無非是易故名易通太極云者卽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周子讀至此處恍然有得遂舉筆爲圖圖成復爲說以太極一語在繫辭上故此圖此說亦只在通書後半部中朱子以此圖此說爲道之根

蒂一書之綱領故特挑出置於卷首後人見此圖說爲前人所未有便以爲創此圖說不知周子原只是根本身經發揮太極其實是述原未嘗作其實是因原未嘗創然此圖此說周子雖未嘗創作其實周子以前無人曾作周子以後無人能作則此圖此說原畢竟獨歸周子此一圖說者彌綸天地囊括萬物究陰陽始終之原明天人合一之理今日諸公在座要儀講說儀若摘舉中間意義則在座諸公中倘有未晰文義者豈堪遽及精微若句釋字解則朱子註解已是說得分明諸公俱可自讀自會何必儀爲代誦無已則將圖說大義畧畧衍說一番俟大義既明然後互相問答更論精微何如儀嘗謂人生有一件絕大疑惑不過是生天生地生人而已有一件絕大學問不過是講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之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八

所以爲人而已這個道理惟易經上邊稍稍言之然渾樸精深未盡刻露故周子復爲此圖此說發明其義圖之所以爲圖不過原是易書中意思周子衍之亦不爲奇最奇特者周子特特發出人極兩字此是天地以來未發之秘又是天地以來本有之理從來先儒說人身小天地此語人人知道却未見得實落處一閱此圖真個是人與天地毫釐絲忽點滴不差不得不推爲孔子以後一個小聖人也今且未暇細說只將圖說依文解去便自見得圖說一篇約畧分五段看自無極太極至本無極也言道之生天地卽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自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言天地之所以生人卽天命之謂性也自惟人也至萬事出矣言人之所以合天卽率性之謂道也自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至脩吉悛

凶言盡人合天之學卽脩道之謂教也故曰以下是總結一篇之意周子說今人戴天不知高履地不知厚以爲是天地而已矣試思天地未有之先何以忽然而有天忽然而有地今人有身不知貴有萬物不知愛以爲是人與萬物而已矣試思未有人與萬物之先何以忽然而有人忽然而有萬物此處看不明白便異端襍說足以欺之列子斷齧立極徐整盤古九變荀子性惡告子本無仁義何處見得他是何處見得他不是豈不是絕大疑惑絕大學問自我看起來繫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便是說天地之原起但太極是甚麼東西說個有字自不知者觀之得無認作一物否這太極不過是理理是無形的無所謂極而實太極是爲無極而太極這太極何嘗會動靜但天地是個陰陽陰陽是個氣氣自然

惺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九

有動靜然其動也非無因其動也必有當動之理而後動這便是太極動而生陽其靜也非無因而靜也必有當靜之理而後靜這便是太極靜而生陰其動靜也又非一動一靜而遂已也理必循環不已這便是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動靜之久則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兩儀立則五行生五氣布而四時行究竟五行不過一陰陽陰陽不過一太極太極不過一無形之理而已這便是生天生地的根因那生天生地說起來不過是幾句這時却有好一會卽子皇極經世一元分十二會每會該一萬零八百年子會天開丑會地闢則生天生地已准准是二萬一千六百年了還有一會人生於寅亦該一萬八百年但邵子說的是數周子說的却是理今且把周子的理來說無極之真至變化無窮一段正說天地之生人也

然又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句這是爲何蓋五行之生上邊說未明白將謂陽變陰合而生則五行不過一陰陽而已不知五行既生之後便各具一性是天地之間既有二氣又有五行算起來便是七樣了如何去生萬物不知其間又有個絕妙的道理那無極之眞眞者理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理與氣妙合而疑渾成無縫其間便生出許多與萬物這妙合而疑不要淺淺看過有個渾淪的妙合而疑是人與萬物公共的所謂統體一太極也大德敦化是也有個細分的妙合而疑是人與萬物各具的所謂一物一太極也小德川流是也然所謂二五者亦逐件分析言之也究竟五行一陰陽不過只是乾坤二氣得乾道之多者成男得坤道之多者成女只這二氣交感便化生出許多萬物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既有萬物之後則萬物各自生生而變化無窮易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也這便是生人的根因此生天生地生人者易書上邊俱曾說過周子不過借圖發明亦未爲奇獨是人之所以合天易書上邊只說得大人與天地合德一句不曾細細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周子却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又不是矯揉造作眞是奇特其言曰人與萬物雖同是無極二五所生然惟人則是得其秀而最靈試將人來配天地看天地靜而生陰而人之形則陰之所生也天地動而生陽而人之神則陽之所發也知天地有五行而人之五性則五行之所稟也天地有妙合而疑而人之五性則有感動天地妙合而疑則男女出人性感動則善惡分天地一生男女則男女自會生出許多萬物人心一有

善惡則善惡自會做出許多萬事且看那一件不與天地相  
似的麼既與天地相似則人人自當與天地合德所謂人皆  
可以爲堯舜者乃人之品格萬有不齊此爲甚緣故只爲不  
曉得人極兩字不曉得人極便不能立人極惟聖人則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卽易中龍德中正之中  
正仁義卽易中立仁與義之仁義定卽所謂品節以齊一之  
也靜卽太極之本體太極以靜爲本體以動爲用人極亦以  
靜爲本體以動爲用周子自注無欲故靜無欲無字直與無  
極無字一樣看天地一有所着便落氣惟不落氣故謂之太  
極人心一有所着便入欲惟不入欲故謂之人極是主靜者  
卽主於理也無欲則純乎理矣立字尤見得主靜是體蓋體  
立而後用行也人極兩字雖是創闢然與太極原不是兩個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上

在天地言則謂之太極在人心言則謂之人極總之只是個  
理字在人身上親切看來又只是個性字故程子說性卽理  
也如此看來聖人豈不與天地合德的麼既與天地合德則  
自然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矣此是中庸  
上說自誠明之聖人吾輩人人原具有聖人本體原該人人  
與天地合德只爲氣質既殊便不得不用工夫學力所謂修  
之也脩之便是君子中庸上說自明誠謂之教蓋通大賢以  
下凡湯武一輩皆是也下此便氣質益殊又不肯用工夫學  
力所謂悖之也悖之便是小人這小人不是生而小人小人  
亦得天地之秀形生神發具有五性亦件件與聖人一般只  
是不肯用工夫學力不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便恰恰做了一個小人他要做小人亦無奈他何只是真

子吉凶兩字下得好如何叫做吉吉是好處好處只管上達上達到極處總謂之吉如何叫做凶凶是不好處不好處只管下達到極處總謂之凶君子脩之只是個人到後來極至處與天地合德直與天地參那個吉豈不是個吉麼小人悖之悖之亦只是個人到後來極步處不能與天地合德直與禽獸伍那個凶豈不是個凶麼這樣看來天與地與人總不過是這個太極太極者道也所以繫辭上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者天地之道也即所謂太極動靜者是也仁義者人之道也即所謂仁義立人極是也不但如此即生死之說極是難知然即此圖觀之人之始生不過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則其終死亦不過還天地之理氣而已一切幻妄之說俱不

釋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十一

足以惑之也由此觀之天地間絕大疑惑絕大學問只消閱此圖讀此說便自瞭然周子真是孔子以後一個開天亞聖然仔細看來都不是周子一毫造作都是易書中原有是理故周子亦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是周子作圖立說本意吾輩今日看了此圖讀了這說不可徒作一番講論要知安身立命却在何處吾輩今日只是君子脩之吉一句脩之如何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能立人極則與天地參而吉不能立人極則與禽獸伍而凶更無中立的道理願同志諸公各自勉旃

西銘講義

西銘一書乃有宋橫渠張子所作有宋之世大儒迭起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予嘗遍讀五先生之書周子至矣盡矣孔子

而後蔑以加矣朱子其集諸儒之大成者乎大程純而次程正惟張子之書則文義多艱深如正蒙易說經學理窟之類間有未盡合者於四先生似稍遜然後世卒與四先生並稱此非過情之譽原有個實落處伊川先生曰訂頑即西之書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自孟子以後未見此書朱子亦云西銘合下便有乾坤順意思至註釋訓解與太極圖說同此却爲何只爲橫渠作西銘其開闢力量實有與他人不同處其不同處如何西銘一書只是善於言仁仁之一字自孔門以來無人識得韓昌黎唐之大儒其作原道乃云博愛之謂仁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僅僅博愛二字可以當之卽云博愛矣然其所以博愛之故原有個源頭而一總博愛之中又有個差等此却從無人知道從無人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說過張子說乾吾父坤吾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這便是博愛的源頭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至顯連無告者也便是博愛的差等蓋源頭不明雖有博愛之心終不親切爾爲爾我爲我何處見得必當博愛稍一退轉便漸漸走入楊氏爲我一邊去惟見得乾眞是我大父坤眞是我大母吾之體卽天地之氣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則凡天下之人皆是父天母地皆是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親切切切眞眞實實雖欲不博愛而自然不能不博愛也差等不分則一聞博愛之說便無主意此亦當愛彼亦當愛何處見得有分別畧一認真便浸浸陷入墨氏兼愛一邊去惟見得民乃是我同胞物僅爲我同與而同胞之中大君又爲宗子大臣又

爲家相高年爲吾老孤弱爲吾幼聖賢爲合德秀出之子孫  
疲癯殘疾惇獨繆爲顛連之兄弟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  
有條有理有倫有脊雖未嘗博愛而實未嘗不博愛也合而  
觀之豈不是個天地萬物爲一體麼既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則畏天樂天如人子之於父母自有不容已者故曰于時保  
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有不知天地萬物爲  
一體而違天害仁濟惡是謂悖德之子賊親之子不才之子  
其能踐形盡性不虛天地之賦畀者惟天之肖子耳天之肖  
子如何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此卽天善繼善述之孝子也有  
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之賢人此卽天無忝所生夙夜匪懈之  
孝子也試以徵之古人有以善自治者如惡旨酒此崇伯子  
之顧養也有以善及人者如育英才此穎封人之錫類也有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十四

先天而天弗違者如舜能得親而使親底豫此舜之功也有  
後天而奉天時者如申生不能違親而坐以待烹此申生之  
恭也有處常者此體其受而全歸之參乎有處變者此勇於  
從而順令之伯奇也總之識得此意則處順境而富貴福澤  
固是天之厚吾之生處逆境而貧賤憂戚亦是天之玉女于  
成而生則順而不悖於天死亦甯而無愧於天矣果能如此  
豈非渾然是仁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乎然西銘不但是善  
於言仁兼亦善於言義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龜山楊  
子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義卽是仁也  
仁是義之統體處義是仁之條理處而今學者要識得仁義  
須是如何亦曰居敬以窮理而已居敬則仁之體存塞爲吾  
體帥爲吾志恍然與天地同其量也窮理則義之用見民吾



同胞物吾同與油然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也故居敬窮理爲千聖千賢入手之關鍵學者讀西銘識仁體不可不講求仁之功欲講求仁之功不可不於居敬窮理四字加之意也

高顧兩公語錄大旨

今日是東林秋祭仲丁講期承彙旃先生之命遠邀會講儀空疏無似齒德俱卑豈敢漫然自命曰講惟茲東林是高顧兩先生昔年講學舊處無已則願以當日兩先生講學之旨稍一述之可乎有明學脈衍於國初著於宣統爛漫於正嘉菴亂於隆萬何以言之國初之學如宋景濂方正學皆與聞其略而衍其緒者也宣統則有曹月川薛文清諸公是時諸公專尚躬行不爲口耳進而居官務修職業退而林下略有講貫無聚徒講學之風也至正嘉時湛甘泉王陽明諸先生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五

出而書院生徒乃遍天下蓋講學於斯爲爛漫矣而陽明良知之學爲尤盛龍溪心齋諸公繼之漸流漸失迄於隆萬此時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人不講學三教合一之說昌言無忌而學脈之菴亂于斯爲極不惟詘紫陽幾祧孔孟吁亦可畏哉有高顧兩先生起始挽其衰而救其弊間嘗讀兩先生書而識其用心之旨焉端文先生小心齋劄記開卷第一行便說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惟知學然後可以言性忠憲先生遺書開卷第一行便說學必由格物而入此兩言者皆前聖前賢所已言又庸人衆人所能言而兩先生以此爲開卷第一義此却爲何只爲當時正嘉隆萬以來專以無善無惡爲性不學不慮爲學以無善無惡爲性不知性矣故曰惟知性然後可以言學以不學不慮爲學不知學矣故曰惟知學

然後可以言性又當時純講良知則大學之學至致知而止矣是學不由格物而入非聖經之本來也故曰學必由格物而入玩必字意可見按性之一字在堯曰峻德在舜曰元德其相傳曰執中曰道心峻與元與中與道皆善也卽在凡民曰降衷曰秉彝衷與彝亦善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則明明說出一善字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亦只是相近於善當時別無異議自告子出而始有無善無不善許多議論孟子辭而闕之已廓如矣不意陽明晚年天泉證學乃提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作宗旨陽明之意亦以爲天命之性不落形迹不可以善惡言故有眼中金屑之喻豈知當日流弊卽有提四無爲宗旨者以爲性旣無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十六

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而專以不學不慮爲工夫遂至胥天下而爲告子爲禪學也不學不慮無善無惡他們亦自覺有破綻便道學虛不過全其不學不慮之體又曰無善無惡乃爲至善亦自說得好在但其弊病處羅念庵說得最切有云但知卽百姓之知能以證聖賢之精微不肯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故當時端文直指爲告子忠憲竟目爲無忌憚非過當之言也在座諸先生試思性之爲物人人有之請自按一按性果渾然至善者乎抑無善無惡者乎若粗粗看去天命之初無有一物未發之時亦無一物與禪家所謂原來無一物者意極相似豈非無善無惡然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朱子言冲穆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正與禪家所謂原

來無一物者恰恰相反安得謂之無善無惡乎陽明之差禪  
家之謬大約以善爲有形迹故說個無善忠憲公說得好無  
聲無臭卽至善也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  
善固無聲無臭者乎斯言得之矣彼云眼中金屑夫性之有  
善猶眼之有明非金屑比也抑儀更有說於此人性之善不  
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氣質上看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  
人有性物亦有性禽獸有性草木有性若在天命上看未著  
於人未著於物人之性卽物之性物之性卽人之性無所分  
別也無所分別而謂之至善則人至善物亦至善何以見得  
至善必當歸之於人惟就氣質之性上看則人之性不同於  
物之性禽獸之性不同於草木之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人  
得其靈物得其蠢人得其通物得其塞其爲至善必斷斷屬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之於人無疑也故人之性善正如火之性熱水之性寒馬之  
性健牛之性順全在氣質上見聞嘗以四書五經証之易言  
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書曰厥有恆性詩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孔子性相近也孟子則  
故而已矣乃若其情與夫命也有性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俱就氣質上看卽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亦  
兼人物亦言氣質以天命與氣質分言始於宋儒然宋儒亦  
是欲分明善惡之源流故強爲分析非截然二之也故程子  
曰人生而上不容說若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亦是見得性必  
着氣質而後可言性不可只於天命上添說話也人苟實見  
得此理則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氣質之性亦是至善學問之  
功愈不可少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固不須學問而

亦着不得學問氣質之性幸不同於禽獸草木矣然不學則善者亦歸於不善且看禽獸草木同是氣質惟不知學不能學則終不能善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之氣質之性亦至善也但今人議論往往好高喜說至高妙處不喜說至平實處常記伊川之門有一學者問六十四卦一友云正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聖人分上所謂純乎天命者也聖人更不須一字然孔子曰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況未至聖人者乎故凡聖人有言皆是爲下學若只說自己本體光明無善無惡謂之自悞又說人本體本自光明不須學慮謂之悞人自悞悞人欲同人於禽獸草木者也故兩先生開卷卽竭力言之學者不可輕易讀過

稗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六

學校議

王者居三代之後而欲致天下於三代之隆其必由學校乎學校治之本也古先聖王知天下神器不可以無師之智治也故雖以堯舜之聖必有所師堯師尹壽舜師務成至於三代莫不皆然書所謂能自得師者王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又以天下大器不可以一人之治治也因推己一人求師之意而以師之道錫類於天下而學校設焉學校者所以教天下之人學爲治天下之道而因以共佐一人以治天下也故古者天子之學謂之太學諸侯謂之國學而黨塾之間則謂之鄉學學之名雖異而所以教之之術則無不同始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繼之以禮樂射御詩書六藝之文終之以脩己治人化民成俗之道其下之所習卽上之所需也

其幼之所學卽壯之所行也此其道如梓人然工師之所執  
規矩方圓而已矣規矩方圓之道得故隆者爲棟直者爲樑  
短者爲節長者爲柱俯仰承乘倚仗支接無不細入於毫芒  
隱入於無間故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咸登於上治三代以  
後則不然秦壞先王之教者也漢則不知所謂教然猶知尊  
禮儒術間或得人至唐以後則或作詩賦或試帖括所取非  
所用所用非所取蓋幾幾乎有難言之者尙可謂之有人才  
有道術乎然學校之無人才無道術固也乃若不必有道術  
而姑假以道術之虛名不必有人才而姑與以人才之借境  
則雖餼羊之設猶有愛禮之意存焉千金市駿千里馬未必  
不由此而致也乃今者上官之裁抑學校則過甚矣不特上  
官得而戮辱之庶司皆得而困抑之不特庶司得而困抑之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五

胥吏雜役優倡廝養皆得而摧殘相辱鞭笞詬詈之噫甚矣  
不特不敢望三代之時所以待士之隆卽欲寬徭役免鞭笞  
稍一吐氣揚眉已不可復得而乃欲齊治均平之人激昂奮  
迅出於其間其可得乎且不特此也齊治均平之人不出乎  
其間則必有寡廉鮮恥詭譎無行之徒側足優倡鬻肩胥吏  
以取媚上官蠶食鄉里者嗟乎今之仕者雖不重學校然筮  
仕之途猶或從此而出也而士風至於如此則安望有一道  
德同風俗與天下共登上理之日乎宜執事之反復千言諄  
諄以士行士風士習爲慮而又汲汲以餼廩徭役恤產爲言  
也夫上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命者不輕三代之  
君非好爲卑己而尊人也必有臯夔稷契之臣而後乃有堯  
舜禹之君也誠能慨然取學校而興復之師儒之官必慎選

耆德以禮聘致勿濫授庸惡以端其本造就之方必務遵實  
學仁義漸摩勿徒尙虛文以正其習選舉之方必兼取言行  
質諸鄉里勿祇憑糊名易書以慎其始進甯隘其額勿旣名  
爲士而困之以徭役甯重其選勿旣列前茅而奪之以廩餼  
如此則士氣復士氣復則士行士習士風日以正而朝廷庶  
幾收得人之用矣不然是猶工師欲得大木而先蝕之風雨  
之下投諸煨燼之中也爲士者不足惜其如朝廷何

救荒平糶議

聞之治有形之荒易治無形之荒難治已然之荒易治未然  
之荒難水旱凶災雜然告急此有形之荒也風雨無愆人不  
聊生此無形之荒也災管已見分數可稽議賑議蠲民有定  
志此已然之荒也目前無恙已是難支秋成在天尙未可必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此未然之荒也夫有形之荒與已然之荒其勢易揣無形之  
荒與未然之荒其變難知此當局者之所痛心而有識者之  
所深憂也往者戊寅吳下旱蝗爲災禾穀罄盡勢如岌岌然  
當時米價每升不過二十文至如今歲則春熟頗佳災荒無  
狀似可爲無恙也而穀價踴貴人心惶惑每升不下四十文  
蓋視大災之年而更倍之此必有所致之者夫歲之有災  
猶人之患病蓄積有素而偶被災疢譬之強實之人微傷外  
感不足慮也農政不修倉廩空乏無荒之名有荒之實斯如  
瘡羸之人元氣衰弱非探其本根而漸扶之未可卒療故愚  
以爲今之粟貴非今歲使然蓋積漸使然也其故有三一曰  
水利不講一曰儲積無實一曰加派日重水利農政之本也  
善修水利故高田有蓄低田有洩無土不稼而後粟米賤今

則水利盡壞高低兩病不能樹稼轉而樹棉樹棉不已復種  
烟草生生之源大窒矣此一病也若夫儲積則國初預備之  
制擬於古之常平嘉靖社倉之法合於古之義倉今日朝廷  
尤殷殷畱意而奉行無實效核不嚴罰金賑穀非飽貪吏之  
腹則應上官之求極重難返可哀可痛至於事急而欲強發  
富室之藏夫有國者不能忘身以殉國又烏能令有家者忘  
己以爲民也此又一病也至於加派則以中原多事之故夫  
朝廷非不知東南賦役之重而故爲是不情之加彼其心誠  
深痛之而可痛又有甚於東南者故不得已而議加然議加  
終非計也日者東南無事故可暫應法外之求然賦一議加  
而田疇日以壞盜賊日以滋矣萬一天時人事小有不偶則  
此東南者又將轉而厯朝廷之憂甚可慮也此又一病也爲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今日東南計者當深究其受病之處而亟反之大修水利以  
闢其源廣議儲蓄以厚其積請於朝廷以寬目睫之憂則沈  
疴或可漸起然而時斷斷有未能勢斷斷有未及者水利三  
年以內事也儲蓄雖稍易必俟秋稼成熟至于減賦寬徭恐  
未攄閭閻之憂轉觸當道之怒耳今者民實待哺曰夕而必  
曰行此三策是猶決西江之水而活鮒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病有標有本治病之法有緩有急今者急而治標之日也治  
標之法莫善於不費莫善於不勞莫善於執轉移之微權而  
使天下物價自平而不怨趨事赴功而不知鼓舞樂善而不  
倦其法維何不過虛聲實備二者而已當今細民雖荒然米  
粟非遂絕也富賈富僧之囤積縉紳大戶之蓄聚出其所有  
猶可支三歲特其人志在牟利不大貴則不出甚至有甯飽

賊盜不惠飢民者急而繩之則閉藏益固百姓益窘迫古人  
有言減價不如增價正謂此耳爲今計宜悉訪富僧富賈諸  
困積米處各給以示示曰穀價騰湧民庶艱食聞爾富有  
積粟幸勿全放各量留數囤以備官糴官糴之價不過比市  
價稍減必勿虧爾原值如給示之後穀價漸平前所留穀聽  
爾放散不必存置夫僧賈之積粟以牟利也人苦不知足價  
日貴則望日益奢藏日益固今聞官糴則惟恐虧原值不得  
不出諸市惟出諸市而我之仁術乃大售矣千石在市米價  
自平米價平而積粟牟利者益不得出不得出而價益  
不得不平勢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巔蓋不知其然而然矣豈  
惟僧賈卽縉紳大戶可以緩於放糴者亦以恐失厚利而爭  
先以出是不費一錢不煩一吏而能使三吳蓄聚之眾陰滅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其價而不自覺也卽不然而縉紳大戶終不可出則又有法  
於此稍聚官銀遣官吏有才幹者往他省穀賤處收糴兼以  
利說彼處商賈使之聯舟而下而又編刊榜文各處曉示不  
妨誇大其辭諭以商賈不日雲集米價不日自平之意則凡  
四方之閉粟牟利者雖甚狡獪又烏能不出乎二說果行將  
不勞餘力而米價已可常平至秋矣所謂虛聲以救之者此  
也萬一積粟鮮少指揮不靈他省米貴轉移無術則不得不  
爲實備之計矣實備之計不能不費要使之無浪費而已昔  
范文正領浙西值歲飢乃大興工作日役千夫發有餘之財  
以惠貧爲術甚備夫今之飢民非盡老弱也諸郡工作非盡  
鼎新也宜於此時按訪的確某處城當修每處池當鑿某處  
聖殿公宇當修葺某處河道當挑濬各郡官吏盡心設處



動支無碍錢糧及贓罰等項計工興役工價甯寬無隘使飢民有得食之樂而公家獲子來之慶是一舉而兩利者也其或年歲艱阻飢民日眾公家之力不足以給之則不得不藉力於私家而藉力私家者往往以勸發官糶爲良策夫官糶固善然所貴乎官糶者非以其能減一二錢之利爲足以惠民也蓄積饒多賑發不匱官米出則私米失價民無如官何故價不得不減今之倉廩空竭夫人而知之矣卽勉強勸諭縉紳大戶縉紳大戶亦勉強應命而爲米不多勢不能久其涸可立而待奸商知之其於官糶也則閉戶不售不過十日半月官米盡而私米益貴是欲抑而反昂之也官亦無如民何也且官糶多弊徒飽吏胥奸民之腹卽守令廉能張弛得宜亦利歸中戶耳其於貧乏無依之人雖轉死溝壑不能望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升斗惠也是官糶名爲惠政而實當今一大弊政欲勸分私家莫如施粥施粥之法蓋專爲窮民無告者設也官糶行則中上之戶皆欲規利施粥非鯁寡孤獨旦暮不能存活者必不肯靦顏而受人之粥故曰官糶徒虛名施粥有實惠然施粥之弊又更多端吏胥侵耗奸民蠹蝕或入石灰或和冷水甚有飢民旋食旋斃不能爲利反以爲害者且富室未能樂施則爲惠不繼鄉村不能遍設則爲澤不廣是莫若隨俗起化因勢而利導之吳俗士民最好佛施舍不吝今各處僧徒甚有談空設法傾動一方爲縉紳士大夫所敬信者試諭以施粥救民之意俾勸諸縉紳大戶出粟濟飢且令轉諭僧徒令各處興舉施粥道場鄉村落無不周徧其施粥之法一聽本僧指分官府不復監制待事後擇活人數多者量行獎

賢當必有不勞而成功者此又所謂實備以救之也然此四策者行之有緩急施之有先後先給國困之示以發僱賈之所藏次行召商之說以出富室之所有時勢稍急則糾工與役法文正之所爲至于命僧施粥非甚危迫不必輒試也當事者誠能循此而力行之亦何憂救荒之無策哉然救荒末務也與其荒而救之莫如使民之不荒梁惠移民移粟卽周禮大司徒之法而孟子不取者謂其非王道之本也王道之本生聚而已矣修水利生之道也善儲蓄聚之道也生聚既得上雖有不次之求亦或可以應之矣吾願今之執事者盡心講求而實有以惠我東南也

洵河議

從來黃河水淺無築壩開挑之法以千里長流不可壅遏故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五

黃河有淘淺之夫三江海口亦無築壩開挑之法以潮汐攻衝工煩費鉅故三江海口亦設淘河之夫聞之父老昔年三江通利時往來航船皆領淘河夫銀凡潮汐歸海時東下航船船尾必繫鐵帚謂之混江龍蓋海潮之來其勢洶湧多挾泥沙及其退歸則勢定而沙積日積一分百日則成寸矣若歲旱則成尺矣故於潮落水靜之時用混江龍撓動其沙隨流入海不使淀積日久法弛其製遂廢銀亦裁汰又疊遭旱年故沙積而河淤向年太倉白令開河仍用挑築法者以婁江內地已成平陸也今自浮橋以西應仍用挑築舊法浮橋以東直至海口尙有十里若用挑築舊法則有八難海口濶大築壩濶長潮汐攻衝樁木難下計費大則千小亦五六百儻有潰決前功盡棄兼害人夫一難也昔人有用船載土并

船鑿沉以爲壩基或用板障水然後實土者不惟工費且壩  
基難去反爲河害二難也旁無支港雖有一二沙泥久塞高  
於河身全不受水不能車戽三難也蘆葦叢生根莖交錯必  
用鑱鉞開墾人工十倍於平地四難也海口之泥俱係浮沙  
俗名小粉泥乾則鉞不能入起不成由濕則足不能立筐不  
能盛前人開此皆用木排接脚吊盤取泥百倍艱難故夏原  
吉謂灑沙淤泥浮漾動盪不可開挑而棄吳淞江不復濬正  
以此也以夏原吉所不能開挑而強欲開挑之五難也農時  
已迫曠日持久將妨春耕六難也估費已定倘有不足勢難  
再增七難也海禁甚嚴海口不可久集多人八難也即使果  
開勢不能大濶若後遇水潦尙可望其深濶儻一值旱乾則  
泥沙頓積不久便塞欲再開挑其可必乎愚生以爲今日之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五

河且就內地開挑至天如宮而止壩基牢築不可輕開一則  
蓄養清水以爲灌田之資一則拒絕渾潮不使侵入爲害將  
估計海口挑築之費收入布政司庫一俟春夏水漲卽行淘  
河之法而淘河又不能用航船鐵帚之舊製蓋往年江水大  
深人力不及故用船用帚今河濶不及五丈深不及七尺人  
力可施昔賢周錫議用長柄釘鉞於潮水泛漲時乘流急濬  
今宜略仿其意卽以土人墾田鐵鉞用長竹爲柄委太嘉兩  
邑巡檢僱募本地傍近人夫各千人擺立河岸十里之河凡  
一千八百丈約每丈可得一人然後決壩放水兩岸人夫用  
鐵鉞乘水勢齊力推盪淘濬每日兩次潮至少歇潮落施工  
遇有蘆根交錯處則用鑱鉞墾發頽土入河俟河面稍濶人  
力不及則用剝船木排從中流淘濬再濶則加船加工仿黃

河淘淺法橫列陣濬約濶二三十丈而止人乘水勢水藉人力可以不煩築壩不費開挑十里之河自然深廣此至便法也此法若行凡遇水發則上臺符牒一到州縣官可以竟集民夫即日鉅浚不煩壩辱爲日後無窮之利省日後無窮之費爲益非小但有一難則淘河之費與工也婁江一河關係六郡近日兩番開挑因地近太嘉崑偏累三邑似爲不均以後淘河若仍踵前例則難行矣在昔吳越及南宋時皆設開江兵士撥清指揮專董水利故河道開通今吳淞劉河皆有官兵設有月餉何不於六郡中少加淘河賞銀存貯司庫每年春夏水漲州縣申請卽應給發兵夫依法淘浚而傍海農田則合淘浚支河令支河之沙入大川大川之沙入海永爲定則此萬世之利也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蘇州錢糧三大困四大弊私言

代友人上當事

江南土田禹貢所紀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宋南渡而婚號殷繁至於明朝江南田賦當天下之半姑蘇又獨當江南之半而姑蘇遂爲國家之外府沿至今日賦日益重地日益貧民日益困蓋天運有盈虧地道有升降人事有得失也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心於斯世斯民者亦當知所以變通之道乎鯁生生長東吳身當其厄靜觀致弊之道因細思所以救弊之方條爲七則亦事急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意云爾有能移世道之權者其幸賜覽而留意焉

一浮糧積害之困

按江南田糧古昔遠者不具論查宋史太祖初年均定江南賦額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秋米八升

下田錢三文米七升四合元延祐四年詳定蘇州賦額真  
稅外秋糧八十八萬據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諸書則又云  
元時止三十六萬張士誠據吳時加至百萬明太祖攻吳  
憤吳城久不下命有司加稅悉依當時豪族租簿徵收遂  
加至二百七十餘萬宣德中因逋糧日積巡撫周忱奏減  
七十餘萬尙徵二百三萬餘較之水東日記蘇賦比元已  
增八倍較之元史亦增三倍矣然使蘇之士田果饒於他  
郡則賦額雖多猶之可也乃今常鎮與蘇接壤常之賦額  
上田不過一斗二三升鎮額尤輕而蘇之上田額至三斗  
是三倍也又查他郡淮安一府官民田十萬一千餘頃與  
蘇相埒而秋糧不過十六萬六千餘石是每畝止徵一升  
五合而蘇賦乃二十倍於淮也又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乃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查湖廣通省米豆芝麻共二百三萬六千之數而蘇州一  
府乃與之埒是一州七縣之地當楚十五府十九州一百  
十縣之糧也再查各處土田所入則上田豐歲皆不過一  
石以下相去並未懸絕然則蘇州之賦額獨重於他省他  
郡是豈天下之平哉 大清御宇無一事不欲痛革明朝  
陋習獨蘇郡田猶仍明代之舊此萬姓之所日夜憂思欲  
言而不敢遽言者也今  
皇上元年有查洪武仇怨加派浮糧工部詳察具奏之旨  
江西南昌袁瑞得邀寬緩一年又減三年新 旨因各處  
錢糧催徵不得十五年以前得邀大赦足見 皇恩之浩  
蕩然寬恤之 恩旨則普天下所同邀而積重之浮糧則  
蘇州所獨困也於此而不爲之所則蘇州錢糧空有徵比

之名終無全完之日倘欲竭澤而漁必至靡有子遺矣論語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豈朝廷之利哉救弊之道朝廷宜下之部院大臣部院大臣宜下之督撫或於一省之中或就天下之大通盤打算斟酌損益使上不失朝廷之額賦下可救一方之積困若姑蘇郡縣得減一分之浮糧卽是計部得核一分之實賦也朝廷數千年之命脈由茲以培豈僅僅蘇州旦夕之利哉茲事艱生不敢望而又不得不一言則尙有望於當事者惻然動念也

### 一水利壅塞之困

三吳之所以稱沃壤者以有水利故也禹貢之初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自三江入而震澤定而吳之土田於是始蓄洩有賴三江者東江中江婁江也維時利濟者凡六

### 杼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郡今但以蘇州一郡而言則蘇州之水自九陽天目諸山而來荆谿百瀆灌注太湖由三江以入海而海潮噴薄亦自三江而直接太湖潑則藉三江以洩湖水旱則藉三江以納海潮氣盛而通故地饒而美自氣運不常陵谷有變東江中江漸成湮塞止存婁江一綫而婁江自前朝崇禎之末忽爲平陸江之與湖竟成否隔雖黃浦一水尙自通流然黃浦所洩者松江之水蘇州一境每遇天雨則四境之水皆逆流倒注如病臑之人飲食入腹而二便不洩又或一月無雨則潮汐旣絕無水可引又如病瘵之人三焦俱火津液盡枯三十年來竟無樂歲在昔宋元明盛時江水大通然猶代遣專官興修水利或設開江兵士或設撩清指揮乃明末廢革水利一官本朝因之遂置水利於

不講迄順治十三年開太倉知州白登明因州之利不煩  
官帑設法開江功已垂成因海盜披猖慮有突犯濱海數  
里尙未開通江海仍前隔絕雖已經開而與未開等更兼  
邇來三四年間天災流行大水大旱異常荒歉民之得存  
皮骨者鮮矣救弊之道宜乘海氛已息勅廉能官員將婁  
江未開一段設法開通使江與海接則土田之蓄洩有賴  
將來或可仍成樂土然大功之興有利必有害苟非白知  
州其人則騷擾之害有不可勝道者况今日正當空乏時  
何暇決西江而活涸鮒述此亦以見邇年致荒之由不但  
天時實因地利耳

一 豫徵白糧之困

田畝之壞於浮糧水利此因於往年者也乃若近年之害  
浮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五

則又有可得而陳者則豫徵其一也楊炎兩稅古今以爲  
催科之弊法然夏稅取之於秋秋糧取之於冬自宋以後  
奉以爲法亦未嘗大爲民厲也自順治年間按臣奏准以  
爲今年之春徵今年之糧何名豫徵遂定以正二月爲開  
徵之期夫賦從田者也農桑絲麥成於夏故爲夏稅禾稻  
登於秋故爲秋糧今桑麥未長秧苗未插而折色已徵民  
間何從措辦大約皆出於那移借貸卽使秋成果熟已賠  
一年之息 朝廷徵銀一兩民間有一兩三四錢之費矣  
年復一年息皆數倍又况邇年水旱頻仍連荒四載民間  
富者貧貧者死借貸俱無從出田地無從買賣子衿鞭撻  
縲絏民庶溝瀆自經率此以往小民之性命不必言恐竭  
澤焚林將來國課亦有不可言者夫豫徵之設本爲大兵

四征國用匱之一時權宜之術可暫而不可久今海內廓  
清正當休養生息豈可踵行前法久而不改乎又有白糧  
改折一項順治十一年以前江南米價頗貴部議改折一  
半每石折銀一兩五錢一則以蘇民困一則以裕國儲計  
甚善也十二年以後部議改折二兩在部以爲米貴則價  
增未爲厲民也豈知吳中米價順治三四年騰湧至四兩  
八九年間尙糶一兩至四五錢十二三年則止八九錢今  
則每年皆五六錢矣夫米價五六錢其常也故萬厯時折  
價皆係六錢一二兩其變也凶年也今乃折凶年之變價  
以爲常例可乎且朝廷每常卽欲加賦不過銀釐毫米勺  
合而已今米價五六錢頓增二兩是四倍也民間百畝之  
家增無名之稅六七兩貧民何以應功令乎况糧旣改折  
稗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則解費亦應省乃米雖折而解費仍舊何所解而何所費  
也於名於義亦爲不正矣救弊之道 朝廷宜令部院大  
臣通計國用務減賦以卹民量入以爲出徵收則復夏稅  
秋糧之舊白糧則或從萬厯時折價或仍徵收本色吳民  
庶幾其有瘳乎

雜徭妨正之弊

豫徵白糧雖病於民然民病而有濟於國雖病亦所甘心  
又有病民甚深不惟無濟於國事而更有妨於正供者則  
今日之雜徭是也在昔賦役之法自國家惟正之供外尙  
有銀差力差不能不取之於民然其數初無定則官吏得  
以上下其手明嘉靖中海剛峯巡撫江南始奏定一條編  
法酌定差役重輕費用多寡每年約徭里銀若干卹於額



徵銀內一併徵足以外不得分毫加派然後官吏不敢行其奸今則均徭銀及糧里塘長諸役而外更有無數雜項飛差如煙墩馬路浮橋土城營房馬草馬槽料刀食鍋捧夫水手里健工食飛金油硃沙船鐵局造甲壯丁修城護塘撈淺鹽餉朝覲奏銷赤歷紅簿僱船上櫃買官票流水守候截票種種名色不一而足民間並不願出乃強立一名曰樂輸官府並無所費則忽下一令曰撮庫樂輸者不一而足撮庫至三四十件皆以一科十以十科百卽如所聞奏銷撮庫一項每年奏銷不過造冊數本每本數頁而派徵民間至每年三千金之多又如滿洲大人巡海隨巡不過數十騎而州縣起夫乃至數千供應不過數十金而各鋪行承值糜費乃至萬計巡行已過六月而撮之又派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二千金偶一充當則千金之產立破稍一倔強則數口之命畢捐大約一畝之費 朝廷額徵連本折不過三錢而贈耗雜徭反至三倍額徵追比猶有限期贈耗雜徭刻不容緩贈耗雜徭去而正供之物力盡耗矣至於正供闕而上司行催不過督責官吏官吏不過督責里甲里甲不過逼人戶賣男賣女賣屋賣墳而田地則決無從賣田地無從賣則錢糧必不能完而或逃或死田地拋荒田荒則里甲攤賠里甲亦窮而逃竄蓋蘇州田地三百年來從無荒逃者至今日而荒逃且過半矣此皆雜徭之爲害也 朝廷錢糧此時何等急迫乃有司奉行耗蠹至於如此籌國者不當赫然而震怒乎竊謂今日之事 朝廷宜急勅督撫嚴察郡縣密訪私加私派之官吏蠹惡立置重典然後

仿海剛峯之一條編法酌定飛差每畝定出飛差銀幾分幾釐以外不得分毫加派犯者許民間首告則枯骨之肉或可再生涸轍之魚或可再活不然江南未可言也

一吏胥侵蝕之弊

今之弊局一吏胥之局而已何以言之蓋從來立法官以治民吏以佐官官必久任吏則三年一考聽候轉撥三者則予出身而又慎選良家謂之曰農民取其樸也稍一舞文弄法則重法懲之故吏胥兢兢不敢爲惡自明末廢弛吏緣爲奸風俗做壞相沿至今日甚一日週年以來更因錢糧緊急有新官到任未幾月而去者有舊任錢糧在六七年以前而新官代賠輒被叅罰者若經承吏書則神出鬼沒左支右吾恣意侵欺那撮毫無畏忌上之督責重則

樛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委罪於官而已不與上之督責輕則卸擔於民民與賠補而吏又揚揚得意矣况近制紳衿欠糧毫釐者革去前程終身不齒乃胥吏之侵欺在官錢糧者一赦之後毫不追究天下知朝廷之權盡在胥吏故奸猾無恥之徒揭借營伍重債謀爲胥吏以圖侵蝕上自藩臬下至州縣互相交結互相黨援地方官之到任者亦知己之一身朝夕不保而吏胥之可以託身家寄性命者於是不得不委身任之事事請教其猾者且與之爲市今日行某法可以取若干財今日作某事可以得若干利而一切欺君罔人蠹國賊民之事無不爲矣如此景象而僅僅令督撫申飭刑官拏訪欲以掃除奸惡此正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耳庸有濟乎故愚以爲今日之事非改弦更張大復古法斷

斷不可是有二法一曰清其源吏員一途今日官府之所  
與共民社者也凡錢糧出入盡經其手且許正印出身豈  
可奸惡蠹棍得以夤緣充賣宜令各府州縣申報無過犯  
良民並不會爲吏者四鄰結過送撫院考取給以劄付轉  
撥各府州縣凡經制之外無劄付者不得私有幫充及私  
買私賣頂首入廩等類仍隔府調用不得竟用本府之人  
三年一考有過輒斥無過者再調別府則弊竇不熟庶無  
父子祖孫盤踞衙門食人膏血而作奸犯科者矣一曰節  
其流吏胥之敢於侵蝕錢糧以終無死法故也侵食錢糧  
不過問贓問罪而已問官恐其死則無從追贓也不敢極  
力用刑吏自知必無死法故甯受刑罰終不完欠甚至有  
誣扳善良因爲利者姑遲五六年而國赦又下矣此奸  
梟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梟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頑之所以終不能懲而錢糧之所以終不能清也每見上  
司緊急來文必云官叅吏斬今叅官而不殺吏吏亦何所  
畏憚而不爲侵欺乎愚以爲自今以往吏出入衙門先令  
具保結二狀吏則結得本房書手必無侵欺作弊書手則  
結得本房吏必無侵欺作弊倘有侵欺作弊者本人竟斬  
結狀內人等公同代賠如此則在官錢糧庶無侵蝕之患  
而朝廷之正供或可無缺矣

一曰棍儒朋侵之弊

吏胥之侵欺作弊其常也然使地方有賢士大夫者相與  
主持公論則吏胥必有所畏卽不然閉戶不與交接吏胥  
雖作弊猶有顧忌也乃吳中自歲叅之後士大夫爲吏胥  
玩弄股掌賢者屏息不敢出其好貪而無恥者知當今世

界惟有吏胥可以做事遂委身下交反與作緣或拜爲盟弟兄或與之聯姻戚酒杯相接通家往來吏胥得縉紳而其勢益尊縉紳得吏胥而可以肥己以云世道風斯下矣乃更有一種棍儒平日專走衙門專結吏胥專欠錢糧而以交結吏胥之故獨不在歲祭之列與吏胥輩結爲死友呼爲叔伯出妻獻子無所不至每一新官到任輒於二三百里之外送禮迎接胥吏先與通殷勤道平素遂與新官爲入幕之賓凡事互相首尾地方有一公事則相聚而謀曰此題目可做也或於上司處出頭捏者糧動公呈或於本地方出名捏者糧動公揭不曰民情樂輸則曰官府撮庫費不過數金百金者忽變而爲千金萬金吏胥主持於內羣惡鼓動於外地方官一如傀儡任其顛倒頃刻而害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一

三

民之事成矣可憐無知里民有口難言派一出二派二出二血比徵足之後官吏與棍儒貪紳即日烹分青天白日不避耳目間有小民欲行控告而棍儒金多膽壯綫索通神凡各上司衙門吏書之有權者皆廣行結納每遇一差承到縣卽辦酒做戲結拜心腹首尾做事以故里民知控訴決不能勝徒勞無益飲恨吞聲任其荼毒此局不破將來一片地未知作何底止也必督撫官留心地方令真正廉明刑官不由州縣不假手下人親自察訪得其主名立置重典并交通吏書俱行根究庶可破此奸局爲地方窮民留餘財卽爲朝廷正供增額賦不然地方之厄運未可量也

四民失業之弊

朝廷之稅糧必不可減者也蠹弊必不可去者也田地決不能賣者也則惟有姑置租稅另於田地外別求一頭路與朝廷完錢糧乃自今則民盡失業卽以四民言之如爲士者向來無論富貴之家卽閭閻之間亦必有蒙館今則富貴之家零落者多里閭小民尤不以讀書爲急務一二寒儒升斗不繼第一失業則今日之爲士者也至於農向來亦藉紡織今者百貨俱賤營生無利間有一種畧堪過活者又被地方無賴棍徒糾合衙門或報充圩長或扳揀錢糧十室九空非逃則死矣爲工者手藝度日苟且活命又因近日匠班一事朝廷缺額不過每縣幾十金被工房吏書廣出牌票人人詐害卽單身窮漢每名必要納銀若干騷然不能存活矣若夫商賈則道路時有兵丁盜

窮餓者多賴此以活遂有奸民從而壟斷特開行面四方羣趨之此亦異事也嗚呼亦可悲矣

已上三困四弊如水利壅塞此困於地利者也其餘則困於人事者也地利人事皆可修救故敢舉以爲當事者言若天時則無可爲力近日吳中天時連荒四載於連荒四載中不惟賠出本年錢糧又賠出十五年以前數年之舊欠又受海上盜賊養兵之苦吳民之僅存者寡矣卽曰朝廷有蠲荒之例而吳中有司慮有叅罰例不肯報荒又國家定制徵糧常在一年之前秋荒蠲減常在一年之後則民間之出息賠糧大約一倍者三倍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古人之詩豈徒作乎有心當世者能除此三困四弊是卽格天之一道也不然行得一事二事亦可以格天之一分二分也錢糧或庶幾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一

三

有清楚之日蒼生或庶幾有更蘇之時乎吳民日引領而望之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真每每離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于疑者也而言下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則請得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空冥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爲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爲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豈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卽動求靜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

煞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  
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  
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  
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  
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温成蒸一節至  
於燕居則申申天天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固靜動亦靜何  
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今世道學垂眉跌  
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初學禪持咒次學內  
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  
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  
益節乃知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爲精勤不息當更甚于今之參禪打  
靜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二

坐者矣而孔子以爲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即得  
之而孔子不爲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爲無益而吾人必以爲  
有益其亦悞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  
乎即不食不寢終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  
知其不能既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爲也孔子  
曰以思無益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既慮殆字奈  
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爲靜中求靜不若即動求靜即動求靜  
是學之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  
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  
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  
爲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爲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  
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



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爲木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遇抑使不得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嗜慾境會不能自主此中千起百伏歎無了期泊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敢終於暴棄丙夜乍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惟一恆字可以終身唯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界紛攘都是自心疚過若果人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三

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力勇入德粹真今日麟鳳第一見卽下拜由于至誠非飾辭也數日赴良友招不得悉披尊著然從醉夢中得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真吾道大憂耳元夕早起爲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浮論存吾嚮往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譽有別但此事聖人爲之尙無窮訖何况下學弟卽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爲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窺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之誼或無殊視弟根不劣清夜自信生平無欺人之事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佈懷抱惟仁兄其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已兼喜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疾不得時晤深

用爲歉昨接台札適敝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開函捧  
讀尊敘獎愛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教指點道  
理明白痛快曠然爲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又勤勤懇懇  
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弟學質俱劣自  
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己之問有不敢自外於  
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獨字乃讀來札自謂  
嗜慾境會千起百伏則所謂恆者或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  
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  
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  
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患中逼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  
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  
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  
棹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四

手處全未是究竟處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  
性工夫一兩言可盡然道問學事莫非尊德性事學問有一  
毫未到則德性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  
白日也所以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  
究德業入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爲之善否稍暇則記  
其胸中所得以祈上合乎古人此非好爲勞苦朴拙之事亦  
以身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由之耳  
吾人一身動關天下弊病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  
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其  
曠曠者由此而泊沒由此而欺入所謂無微不著者此之謂  
也仁兄天資高朗一契斯道卽洞見本原區區毫末之言豈  
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得而悉數

乎平生講論道義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歟三代以還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觀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字之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日求其恆而恆者未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窮陬小儒不足窺萬一輒敢進言及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輩學問減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誠有非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要之恆字獨字做得透卽是敬字其間更不容饒舌瑣瑣厄言直土苴棄之耳迂顛之失幸諒幸諒至于弟足不出戶庭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五

目不周四境淺陋無似其爲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亦進而命之

與張受先生論出處書

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入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誠甚盛德也卽欲星馳瞻上而寒素之家乏人抄寫又治鄉三約爲友人借去未審何處卒覓不得城守書自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楮中卷帙頗多卒難應命止匡時臆論亦屬草本托友人馳上并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爲前拙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

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失江南北之士氣索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今先生入都門以後時之可否道之通塞亦知之矣此時而猶欲以一木支大厦雖先生之德力下學所不敢窺亦竊有所未解前所云遯齋之約儀近來經營已頗有就緒但非得一有大力者主之勢終渙而不聚先生其終有意乎儀等將拂席而俟矣匡時拙論因乏副本可得賜還否草草不恭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六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來書云封建郡縣之得失古人論之多矣然大約皆左封建而右郡縣者以予觀之太平之時郡縣治之而有餘危亂之世非建鎮控之則不足秦漢以來皆然也然強侯跋扈而亡各邑櫻城而亦亡豈二法皆不足恃歟今吾兄欲做眾建少力之說而重郡縣之權久郡縣之任凡土農兵商之事悉責焉是矣然勢終渙而不一何以當大任而不償歟仍設督撫以統之而郡縣若皆爲偏裨然督撫得人則協志禦侮而同心王室督撫失人則合謀抗法而內亂日滋是豈不可慮歟若復多其監制掣肘乖方有司奉迎不暇安能得民和歟今欲使長吏安其爲長吏督撫正其爲督撫既非尾大而不掉復能緩急得死力何道而可

封建郡縣之說此古今以來議者聚訟之門也然皆各持一說未有定見左郡縣者偏於徇今而不識古來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徧於徇古而未盡當今制治之妙要之二者皆非也封建之制雖足以維持永久然其主僅存而中原之民無日不爭地爭城肝腦塗地則非聖人之心之所安郡縣之制雖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賊一訐而天下瓦解四海之大郡縣之衆會無一人足以扶王室而摧強敵則亦非聖人之心之所樂故予以爲莫若會古今之制而變通之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存郡縣之利去郡縣之弊凡所謂專柄久任之說皆是也先王封建之說主於傳子而吾主於傳賢後世郡縣之說主於任守令而吾主於任諸侯如是而已此其說未可以一端盡而吾兄慮及於形勢之渙不足以當大敵則非所憂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七

也夫治天下猶治兵然什伍伍分節而制居重馭輕弱枝強榦大勢在王畿不在天下况乎大敵之起則又有說在中國乎則大敵之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其初起而遂受夷之固易爲力在四夷乎則邊海之防歷代以來有重兵重鎮又不可以郡縣一例論也至於慮督撫之非人則又當別論矣夫法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古之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

有分土無分民與太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是太守督撫卽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愚之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作易本爲教人之學

樽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八

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算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

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大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開闔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而天道則俟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九

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卽中道而廢不失爲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卽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勸之其以爲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己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宜從俗之謂也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爲附會不敢爲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爲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周

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爲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生而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所以議禮及此而俯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夫何以不得行也宋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隆於天子其不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既不得行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十

則文公之制家禮曰爲四龕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揆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然古者左昭右穆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祖宗位次之列猶以西爲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盡乎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師長正之勸故



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異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爲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學而不能修己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卽下筆尙須仁兄教之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十一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桴亭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

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人之盛哉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五

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己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榷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

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爲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既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爲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爲然否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鷲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圭

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敬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于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于

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于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兄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

惺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四

言皆爲世道人心之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悞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而輯性理者殊賢買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未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即目前所見不敢不爲相知道也夫性命心志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

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卽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哀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五

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眾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

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驚於窮大之謂也馳驚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真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慎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六

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眞見千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旣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誘爲疑義而不知旣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

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答王登善漕河問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既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線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家賊無大志潛出潛沒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摧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禡其魄而不敢遽爲啟疆之謀也大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七

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諭論訛訛日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飢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爲強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爲破關斷壩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荆襄之衝李雲桀驚於青齊張楫突起於齊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清盜通河夷阻開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諸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失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爲朱清張瑄者誰人雖曰問道可達而今之爲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搥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闖遠謀玉帛子女厭足而去仍冀英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

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至於毀閘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視粟如寶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閘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曾慮及武庚之叛歟先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卽辟居東都夫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起卽飄然避去母乃止避一身之謗而不爲天下計耶使管叔輩突起爲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事其然歟否歟且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六

管叔之志卽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微見於平日之間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故况叛端旣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旣誅之後又不聞有以卹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皆足以啟後人之惑者願一

一詳辨之

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爲得經之宜故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儒不察每欲以常理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以爲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叛而封之子以爲此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天下豈若三代以



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防禁錮始則惟恐不得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共器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血食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爲天下誅之也其子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爲祖宗封之也此其心如舜然蘇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故而不誅也禹可以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與不叛無論周公不能逆料武庚之叛卽使逆知武庚必叛而其時固不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而先儒以爲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九

似而言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先王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以來帝王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封武庚旣封則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有未可以逆料者未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主少國疑之日流言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廟社稷之託必不可諉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使周公此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諉則周公雖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卽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祀傾危社稷覆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

死而周公不暇計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污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爲天下之計大避一身之謗輕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爲東都之去未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其至於有庠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料其背祖滅宗叛兄弑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也卽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庠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

惇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三

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旣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其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

是在恕字上著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己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己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兩年來悟境特闢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下徹已久不知胸次間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即書義書義即身心彼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三

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亢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間以己意質之一貫章徧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雖略伸己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即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即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

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未至一貫則  
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卽礙忠行孝而  
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  
王尸是也行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荀息申生伋壽之類  
卽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味  
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  
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  
不礙孝又行孝卽可以通忠行忠卽可以通孝卽或忠孝不  
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  
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三

處通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  
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此則失彼  
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既看得定則權其  
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  
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  
而得中故曰典禮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  
卽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  
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  
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  
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  
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  
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

餘事矣至此者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腳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三

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腳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腳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眞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關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云知況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并及之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千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迨河南

樗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五

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入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靜恐後儒悞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之本真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若天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則悞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三者無欲故靜己含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學問真積

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著張仁兄以爲何如

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昨接手教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以讀來札知仁兄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懂懂往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懂懂往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真切問近思之學曾之省身顏之克己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固非異事敬羨敬羨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不如主敬之說爲辨豈弟思辨錄中固有此語耶弟已忘之然卽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爲非但謂後儒誤認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金

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有餘歲開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誤認或流禪寂之言不獨弟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之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不獨先儒言之亦有先儒爲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其學稍流禪學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爲學其工夫本領往往間雜入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字劈實始終顛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豈敢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言卽此意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只一仁字可包

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爲要敬以直內卽所以求仁斯數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卽是仁仁卽是敬也其若仁義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卽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邃學秋冬之間未審得共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間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有一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爲同則其德其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美

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爲賢於堯舜後儒以朱子爲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

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不著故德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一德業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者則固



有說也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業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己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止於一時孔子刪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之業建圖屬書創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哀輔傳註集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七

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德遜於孔子朱子之德則不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即遜於堯舜周程之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俶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即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

程序先生文鈔卷之二

三

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即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有未盡也唯明辨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即在氣上故曰費然即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即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

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爲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足爲聖人病也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來書云南關一別次日間有便舟急欲過返不得再候仁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二

五

兄一晰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爲耿弟到家後聞南中之信稍紓海上得偃息旬日來則警報屢至聞高兵渡鎮江爲鄭兵所遏餘兵走通泰欲覓北洋魚舟以窺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其實賊倘得漁人爲向導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地不可渡亦無地不可上不必福山也徹鄉之建議者謂須得兵于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杜然非重兵不可徹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欲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餅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望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兄處所聞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爲高與否而貴州鄉

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爲高鎮也，兵則一到江  
南，生民塗炭禦之於水中，尤爲得勝算也。陰雨連旬，麥秋  
告歉，而軍前急餉，使者卽海上彈丸地飛檄，且魚鱗下敲  
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  
功名之說。縈懷弟輩，益得閒曠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  
不留胸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醒快大旨，在知行合  
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辨致，良  
知之功用得真切，亦卽仁兄卽動求靜之旨。如果有合  
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達，如以學爲盡性之業，無問治  
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仰觀  
俯察，仁兄博稽經史，勒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也。弟長  
夏無事，亦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借，未免掛  
槲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三

一漏萬秋閒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也。虞九人中  
諸兄進業，何如晤間爲弟致意。海天遙隔，惟冀便鴻不吝  
賜教爲感。

前南郭一會，正擬次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遽返，未獲  
一證，悵甚悵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駐瓜揚，左兵復  
攻池太，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中歸人  
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八公肥水效靈否耳。吾吳  
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  
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  
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敵巨網繆之說，斷斷萬無此事。  
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擾耳。陰雨  
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旱已極，得此少有，潄水人馬不得

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  
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  
志否傳習錄旣已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又謂  
深明致良知之言與弟卽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  
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卽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中求  
靜而發恐不善讀者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發病之弊仁  
兄旣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  
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  
此又時時刻刻尋討向上旣不走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  
無滲漏妙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  
有個把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卽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  
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商確同異縱見得影響相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二

三

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答不盡所言個  
中精義無窮須八字著腳用心很做自能一一驗出弟亦不  
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  
寫尙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腳然正費推敲  
也避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  
篇奉覽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能竟免禍亂然一時君子皆  
萃此土卽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爲世界人心留  
一方遺種未可知也草復不盡

